

## 辛苦都唔好心苦—— 嬌姐由泰到港的生命之旅

受訪者：嬌姐

訪問：葉子青、張詠儀、蔡倩文

書寫：張詠儀

由童年到現在，由泰國到香港，嬌姐都認為刻苦解百難，若刻苦也無法改變的事情，就以因果觀念自我解釋。與嬌姐傾談數次，令筆者更加思考：在她個人的刻苦與因果之外，我們其他人，以及社會的制度，又在一個草根的人生中，扮演著什麼角色？

### ● 超能幹的童年

蓄短髮、皮膚黝黑、身材嬌小、聲量有點大又很爽快的嬌姐，看似一個隨處可見的清潔工阿姨。就算

她開口說話，那些細微的口音，也未必能聽得出她是出生於泰國。嬌姐一九五八年在泰國曼谷吞武里府（Dao Khanong, ดุสิตธานี）出生。父親是來自東莞的華人後代，母親來自曼谷以外的省。「我哋細個住嗰啲好似鑽石山嘅木屋，嗰啲 slim，窮嘅人住埋一齊，泰文叫 บ้านคนจนที่ปากน้ำ，即係『租皇帝嘅地』。」

「老豆唔生性，我做大女，覺得阿媽太辛苦啦，就努力幫阿媽。」嬌姐從小幫忙操持家務，除洗地、洗衫、煮飯、照顧弟妹等等之外，十、十一歲開始，就逢週末去母親工作的酒樓推點心車賺錢，朝七晚三，每日工資是現金二百泰銖。中一更開始去咖啡店及酒吧樓面兼職，每天放學後工作至半夜三點，賺到的錢全數交給母親。

七十年代初，嬌姐小學畢業，考上了中一，在曼谷一所頗有名的女子學校（Satri Si Suriyothai

School - โรงเรียนสตรีศรีสุริโยทัย）就讀。縱然父親不鼓勵女兒讀書，嬌姐對自己的優異成績卻相當自豪。那年，哥哥中二，家中只剩百多元，只能夠讓其中一人交學費。「阿哥話：『畀阿妹讀啦，我唔讀了』。」說到這兒，嬌姐忍不住流淚。

不只成績，她的體育細胞也相當不錯。小學時常參與校內籃球比賽，也得過獎牌，「細個二哥成日帶我去打籃球，全部係男人，得我一個女人！」初中被選進籃球隊，次次也要落場比賽，球隊三年的成績也相當優秀。

十八歲中三畢業，本因成績及體育才能，可以直升中四，但那時母親要她跟隨嫁了給泰裔美籍軍人的阿姨，去美國生活。她先是去阿姨家幫忙照顧小孩，過了兩年多發現簽證申請出了問題，結果被阿姨留在了泰國，也沒法回去高中繼續學業，只好出去找工作。



蓄短髮、皮膚黝黑、身材嬌小、聲量有點大又很爽快的嬌姐。

## ● 由女兒突然成為了妻子、母親和媳婦

當時，嬌姐順利找到一份餐廳收銀員工作。期間，認識到一個男同事，在非自願下懷孕並被迫結婚。二十歲出頭的嬌姐，從此多了一頭家要照顧。不久，她發現丈夫外遇，雖然感到傷心、憤怒，但面對社會文化對離婚婦女、單親家庭及子女的歧視，以及顧念奶奶，最後決定分居但不離婚。

在奶奶介紹下，她工餘時參加了標會（*Leung Chai*），慢慢儲下了一筆積蓄，她便與奶奶商量，一半時間做生意，一半時間繼續照顧奶奶。奶奶同意，她便在曼谷廊鑒縣（Nong Khaen, นongkhao）開始了塑膠回收生意。

「擺垃圾堆嗰的膠袋呀乜嘢呢，拎出來洗，洗完晾乾，晾乾壓咗一嚟嚟，好似紙皮一嚟嚟，賣去工廠做二手塑膠粒。」初時不懂塑膠分類，不過遇上欣

賞她的塑膠廠老闆娘，教她用打火機燒塑膠辨別種類。「有 nylon 呢、PVC 啦，好多種膠，百幾種，透明嘅、有顏色嘅、黑色嘅，價錢唔同，好似 PVC 就貴啲啦，啲膠可以做零件，又可以做玩具，做乜都得。」

奶奶過身後，丈夫把屋賣了套現，將錢通通拿去做賭本。丈夫迫走嬌姐，又不肯離婚，嬌姐便在塑膠



嬌姐年幼開始信佛，常到寺廟參拜。

回收廠附近租了一幢三層高的屋住，做廚師的弟弟提議善用地下的空間做飲食。嬌姐拿著一萬泰銖，買了些枱凳、電飯煲、廚具，便開展了餐飲生意。

煮食由弟弟和母親負責，她就負責其他開鋪的雜務：去街市買餸、執枱、收錢等等。因為鄰近工廠，生意很興旺，「仲好生意過回收塑膠呀，做豬血湯、炒嘢、滷水豬手配白飯，一包米一百公斤，賣三餐，兩日就用完啦。一日最少用四隻豬手，夜晚有人嚟飲酒，阿媽就炒啲辣椒葉、煮冬蔭湯，每日做到十二點我先有得瞓覺！」一間細細的餐廳，讓嬌姐家中十幾個人都有收入，「不過我就無收人工啦！」

## ● 從泰國到香港

有個星期六午市過後，餐廳來了一個客人。他說潮州話，夾著英語和廣東話。嬌姐母親懂聽懂說，客人在異地聽到熟悉的語言，十分歡快，後來還帶了

他老闆和朋友去光顧。原來那客人是港資塑膠模廠的技術師傅。

有次嬌姐母親在店內意外暈倒，那客人熱心協助，背起嬌姐母親，飛奔去找的士。嬌姐察覺到客人有意追求她，就問他「想點」，他說他喜歡嬌姐。而嬌姐經歷了上一段婚姻，只想一心拜神，不想再為感情事將自己搞得那麼痛苦，決定由媽媽說了算。媽媽覺得他是個好人，同意了，他們才開始交往。這段期間，那一直不肯離婚的前夫，仍經常向嬌姐借錢。有一次他又來借錢，嬌姐提出以錢換離婚證書，兩人即場簽紙遞交，她終於正式與前夫離婚，老死不相往來。

嬌姐遂開始新生活，與新男友同居，日子也過得不錯。當時男友沒有帶單身證書去泰國，未能跟嬌姐在當地註冊結婚。一九九五年，男友帶嬌姐返香港和內地，擺酒和辦結婚手續，再一同回到泰國生活。

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泰國是受金融風暴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有趣的是，嬌姐說她對此沒有很大印象。唯一能想起的是，當時他們正在供款買樓，供款到中途，地價暴升了百分之五十，便開始要向銀行借貸以繼續供款。

後來，因為丈夫的弟弟在內地買了地準備設廠，弟弟請他去幫手，於是嬌姐才跟丈夫來港。

「一九九九年二月十七日，初二，我仲記得，喺大角咀朋友屋企瞓咗一晚，先返到粉嶺，住聯和墟，老公大哥嘅物業，等咗六個月先有身份證，之後就開始出嚟返工啦。」丈夫回港後短暫停留，待嬌姐取得身份證後，便匆匆去了內地弟弟的工廠工作，剩下嬌姐一人在香港。

來到香港後，嬌姐極大部分時間都是同時打兩份工，「要快啲搵錢嗰陣就會打三份工」，樓面、廚

在不同站頭工作，嬌姐做夜更，然後接著做早更，下午回家睡覺；而丈夫則是下午上班，兩人的時間好像兩列火車上了不同的路軌。二〇〇六年，嬌姐間接地從同事口中發現丈夫外遇，晴天霹靂。

兩人大吵一場，丈夫從此失蹤，嬌姐開始不停飲酒，以酒消愁，「廿四小時無飲過水，係揸住罐啤酒，好記得金威四罐十蚊。」那時她早更在佐敦上班，下午到凌晨在灣仔春園街做站長。她與附近街坊關係不錯，有時收到一些剩菜、過期麵包，她會放在一旁，讓附近有需要的人來拿走。「呢個又畀（啤酒），嗰個又畀（啤酒），阿姐飲酒、阿姐飲酒，飲到對面啲麻甩佬呀，成日同我隊，我請你你請我，佢好啱又安慰我：『嬌姐，你唔好咁傷心啦，時間會沖淡一切，唔好諗咁多嘢啦！』」她還記得，有一次在站頭跟一些裝修工人吵架，因為他們將工程垃圾放到她的站，嬌姐著他們搬去指定的垃圾站，他們不從，動口又想動手，街坊們就出來保護嬌姐。

房、洗碗、地盤雜工，她都做過，每天工作平均最少十二、三個小時。而她賺到的錢，如在泰國一樣，只留極少部分供自己生活，大部分都寄回泰國給母親生活、子女讀書、兄弟妹的醫療開支以及他們子女的學業之用。

二〇〇一年，丈夫弟弟的工廠倒閉，丈夫回港後，也再找不到塑膠廠的工作，轉行去了做清潔。兩人



第二任丈夫與嬌姐於海灘遊玩時，圖攝於九十年代曼谷附近的海灘。



嬌姐站立在垃圾站前，預備斗車的倒垃圾工作。

### ● 清潔工生涯中的變化

她記得，二〇〇二年做莊臣，全職的月薪是四千八百五十元<sup>2</sup>。在私人清潔公司做散工，日薪初時是三百至四百元，後來加到大約五百元。在她記憶中，在私人公司或食環外判工作的薪酬一直沒有顯著加幅<sup>3</sup>。

即使是到了二〇一一年，政府訂立最低工資制度，她也沒特別提到其後工資有什麼明顯改變<sup>4</sup>。「有次開工，隔離有個市政（註：應為政府合約）清潔工，見到我哋呢啲外判工，以為我聽唔明廣東話，話『人工咁低又好肯做㗎』。」嬌姐有她自己的分析：「其實政府逐啲逐啲減佢啲伙計呀，咁咪唔駛畀錢佢哋退休囉！」到近幾年，她才感覺到人工有明顯的提升，卻不知其原因<sup>5</sup>。

然而，嬌姐觀察到工時的變化。以往她做「掃街」，

三個更期的時間分別是：早上六點半到下午三點半、下午三點半到晚上十一點半、晚上十一點半到早上六點半（如有通宵更），大多都是八小時一更，半更則是四小時。然而，後來卻多了五、六或七小時的更期，上下班時間也不再統一。原因她也不清楚，而對她的影響是同時打兩份工時，上下班時間難協調。

### ● 廿餘年燃燒身體 煉就「揀工」的條件

其實，嬌姐在港的廿多年間，大都是從事清潔工。首先是語言上的限制。嬌姐並不是完全沒受過教育，以前在泰國做過飲食業、服務業，還有開小型工廠及生意，只是在香港，她雖懂聽懂說廣東話，但不懂閱讀及書寫中文。

那麼，能否再做餐廳呢？這方面嬌姐當然不缺經驗。然而來港多年，大部分收入一直都給了泰國的

家人，沒有足夠本錢。同時看到香港的弟弟多年來做餐廳，作為老闆東奔西撲，處理大大小小經營問題，「又要計舖租，又要計本錢、周轉，又要擺牌，係香港做小生意好麻煩㗎！」她很快就打消了這個念頭。

替人打工，在泰國和香港也有做過餐飲工作的嬌姐，說自己「唔鍾意做酒樓，唔鍾意做廚房，個人鍾意獨立，一個人做，唔駛埋堆咁多，又講壞話又開交又盛，講嘢好麻煩。」雖然不是所有基層工種都做過，然而清潔工算是她所嘗試過的，可以讓她較獨立地完成工作的工種。



每日都要收集及推送八至十桶垃圾

嬌姐待過的地方有食環垃圾站、公營街市、公共屋邨、私人住宅、商場，做過的崗位有掃街、洗街、洗廁所、洗街市、做樓（清理垃圾及清潔）、垃圾站站長。「山翠苑、勵德邨、聚賢居、太子匯、珠江大廈、網絡大廈、環球大廈、重慶大廈、世貿商場、肇輝臺，

中環的私人別墅，香港大學對面，四五十層嘅度，灣仔有啲咩臨時宿舍、利東邨、海怡半島、秀茂坪政府樓，我都做過，最多做港島，成個香港九龍去到鴨脷洲我差唔多都做過晒，多數係做樓呀，商場好少做。」做全職也有做散工，做正位也有做替假，在不同政府外判工、私人清潔公司出出入入，聽過不少外判公司的惡行：欠薪、扣假、「收利是」，也有聽過一些工友如何揭發這些事情，「我八卦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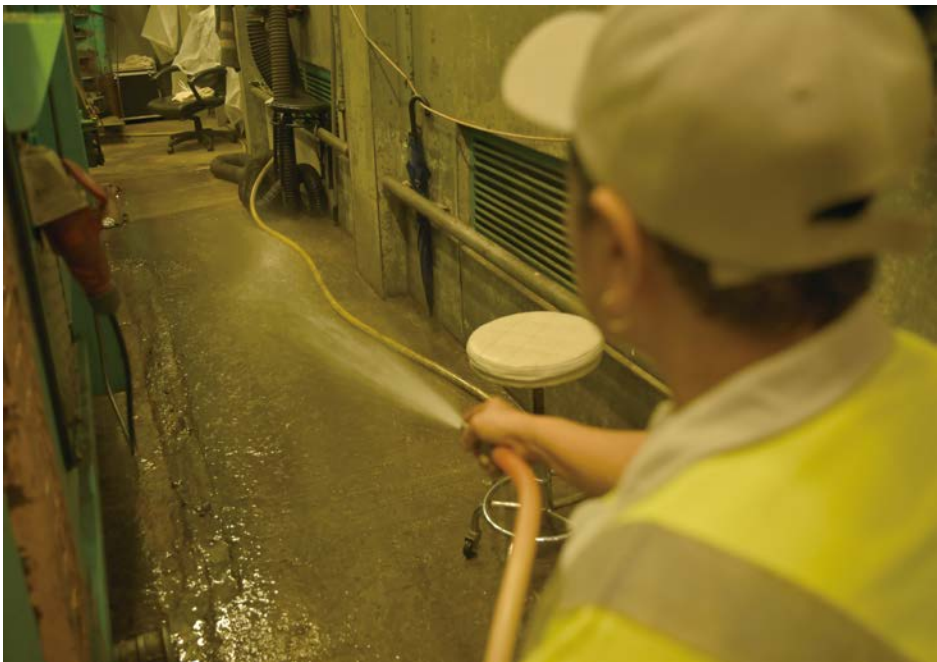
工作中重複且長時間的體力勞動、酷熱天氣、惡臭等等，這些她都可以忍耐，「熱天係辛苦啲，劬你咪抖一陣，飲啖水再出去做嘢囉。」有年平安夜，人手不足，她連續開了三日工，「衫乾完又濕，濕完再乾，係站頭瞓覺。」做清潔工，甚至做人，嬌姐都說「辛苦都唔好心苦」。「做站長要同街仔<sup>6</sup>嘈交啦，人哋抗傢俬、抗雜物，又要走去睇，又要話人『唔好再嚟啦！唔好成架車嚟啦，倒一半去修頓（球場的垃圾站）啦！』，又畀人X老母，又鬧八婆，

做到真係好辛苦，個心都唔得平靜。」面對這些事，嬌姐依靠她的宗教信仰，「一呼一吸」，叫自己平靜下來、不要在意。

這些年來，最不愉快的，是在上環一幢高級私人住宅做時，聽到經理同大經理講「想請啲後生啲同識中文嘅」，「佢要我哋咩我都做畀佢！即刻做嘅，我又唔係做唔到。」而最開心的工作，竟是打三份工的一段時間：早上七點到下午五點在山翠苑工作，晚上去銅鑼灣利園做商場清潔到晚上十點，然後凌晨再去百德新街做垃圾站站長，三點在站裏睡一睡，朝早六點坐車回柴灣再開工，「有屋企都唔駛返。」（筆者：「咁辛苦，個開心位係邊度？」）「因為辛苦到，十號風球我要鋸樹，鋸樹又要擒又要拉又要行樓梯——我做到（業主立案法團）主席都話我好肯做囉——開心位就係無人投訴囉，啲住戶又對我好好囉，有時行到我哋啲架步，有啲湯又有咩畀我哋飲囉！」嬌姐指的「架步」，是指山翠苑容許



市民丟棄大型垃圾時，嬌姐會於垃圾站門口指定棄置位置，協調垃圾車運送。



除了收集垃圾和協調垃圾車，嬌姐還要處理站務、清潔地面。

她有個小小的空間，可以煮食，也有床位，非常方便她的工作之餘，又是一個可以好好休息的地方。

於是，她連花王和滅蟲工作都自動完成，試過有住客爆渠，她更拎住個泵上去幫忙。

初入行時，嬌姐有擔心過難搵工，後來，多數都是靠朋友介紹，甚至試過被挖角，「有次被急調去將軍澳頂一頂，做咗三日，果邊個科文（foreman 音譯，即工頭）就問『留低呢個喺度得唔得？』跟開個科文就話『唔得唔得，呢個係我助手！』」想搵人工高啲，所以我成日走來走去，同埋我鍾意試工嘅，好做啲我咪做耐啲，唔好做咪做幾個月我走啦。有時唔鍾意同事唔做，有時人工唔啱心水又唔做、有時時間唔夾又唔做、做樓唔鍾意啲保安又唔做，周圍走，怕咩，做得到嘢，多數我都炒老細，老細無咩炒過我。」

社工問，「咁你有無諗吓個身體會唔會太操勞呀？」

工後自己趕快去排急症室。經過檢查，未能查出痛楚具體源頭。幾天病假是請到的，但嬌姐沒有上報她工傷。關於工傷的勞工權利，嬌姐是大致知道的，只是她實在太怕告知同事及上司自己工傷，及接受相應安排，她認為帶來的問題比解決到的多，「嗰次又過咗時間報工傷，唔想麻煩到人，佢哋會覺得我麻煩，覺得我係專登。」

嬌姐又說，她有個同事，在到職後第三日扭到腰，看了醫生，醫生判斷他暫時未能工作，休了兩個多月帶薪休假。嬌姐覺得他傷勢其實沒大礙，應該可以以正常工作，不過知道工傷「有著數」，於是刻意偷懶，嬌姐覺得很氣憤。那工友的情況，筆者也沒更多資訊，無法判斷那工傷是真是假。筆者問嬌姐，萬一那工友是真工傷，又知道別人覺得他是裝的，會有什麼感覺？她卻說，「我個人就係為咗人哋，唔為自己囉，即係唔想人哋麻煩，自己痛少少唔怕啦，忍得到，唔駛麻煩人搵人替工，又要寫報告又

嬌姐理所當然地說：「無諗呢啲，要搵錢嘛。」

## ● 工傷忍得就忍

幾年前，嬌姐也曾在工作中受過傷，那次受傷，是平時「忍得就忍、頂到就頂」的嬌姐都有深刻印象的一次。

那天晚上，嬌姐在清理街邊廢置卡板，後退時一不留神，就從垃圾車尾板跌了下來。「好彩唔係跌落（垃圾）池，入面有部機絞爛啲垃圾，如果跌咗落去，連條命都無呀！」雖然撞到頭，人仍清醒，亦沒有感到極之不適。因為不想阻住司機收工，便沒有堅持要求司機向上頭報告，也沒有立即去醫院檢查。但過了三天，在另一份街道清掃的工作期間，她推著手推車，心口突然劇痛，「我唔想死住呀！」她當時相當驚恐。劇痛沒有持續，她也因此沒有即時去醫院，只是先打電話為晚上的工作請假，夜晚收

要乜嘢，同埋唔想人哋話我做嘢渣呀……」

在其中一次訪談的最後，嬌姐突然這樣說：「要畀心機呀做嘢，唔係後生啦嘅家，自己又要養自己，又要顧住屋企人，幾多個人等你呀！」聽到這段說話，筆者不禁對嬌姐說：「你已經做咗呢樣嘢好多年啦！」嬌姐回以一個淡淡憂愁的微笑。事實上，嬌姐多年工作已勞損嚴重，成天這裡痛那裡痛，但卻習慣了把痛楚當日常，把刻苦當成信仰。

可是，其實嬌姐的分享，正正道出了一些工友在面對工傷時複雜和矛盾的心情：他／她們不只考慮是否有受傷、其嚴重程度，也要考慮上報工傷會否影響上司對自己能力的評價、職場關係及能否保住工作<sup>7</sup>。

## ● 廿多年，香港人？泰國人？

幾次訪談，聽嬌姐由她的童年開始講，到原生家庭、成長、婚姻、工作、移民經驗、信仰／世界觀。每遇上幸運的事，或別人的善意，她想，可能這些是觀音菩薩給她的，「我幫手清潔香港，係做善事㗎，掃狗屎呀，有人嘔呀，呢啲，為咗你哋行路唔駛咁咁囉，你哋有時見到，唔想行過去，郁吓你跌親呀，啲人又避嚟避去……」不過，嬌姐雖然總是做得比要求多，但她也不忘強調：「而我又真正，事實係搵錢，正正經經，不過我老實講，我多謝香港畀機會我做嘢，我係泰國咁嘅年紀無人請㗎啦，六十歲退休，啱家仲提早咗㗎……」

嬌姐一直強調在香港的多勞多得，所以要勤力。在香港如此辛勞，廿多年了，對香港有什麼感覺？「老實講句我可能習慣咗香港，廿幾年，覺得香港都係我一個屋企，不過呢，最衰，我一個人，個心仲係

嗰邊（泰國），因為全部嘅人都係嗰邊。」嬌姐一面說，一面拿出手機，向我們展示在鏡頭另一邊泰國家裡的實況。

一樣米養百樣人，因此對「香港人」的感覺，自然也有不同：「廿幾年，都有啲人歧視我，唔當我係人。」嬌姐指出，過去多年在不同崗位都覺得，有些科文，見膚色較黑的，像泰國、尼泊爾工友，就分配他們做較粗重的工作；亦有聽過有些科文，迫一些少數族裔或年紀較老的工友「畀利是」，否則便解僱或在續約時不予續聘。嬌姐笑言跟到一些好上司，自己又「好做得嘢」才沒有面對這些問題。高層的歧視，嬌姐無計可施，那一般同事呢？曾經，一些華人工友初相見時見她皮膚黝黑，以為她不懂廣東話，就在她旁邊笑她膚色講她壞話，這些問題，嬌姐只要主動去打交道，通常最後都可以做朋友。

但同時，一想起垃圾站附近的街坊和部分的同事，



嬌姐在家中安裝了鏡頭，可以時常瞭解年邁母親的情況，猶似母親的平安鐘。



嬌姐開聲說話時，若然撇開膚色，是地道的廣東話呢！

又會覺得「你哋香港人對我好好」。

一位工人在香港打拚、盡職了廿多年，到頭來還是覺得「香港人」是「你哋」，不禁讓人嘆氣：到底我們的社會有沒有多少可能，讓這些照顧我們的工人可以得到更足夠的照顧呢？

- 1  
標會是一種靠民間互助提供小額信用貸款的組織，所有會員首先繳交會費，由提出最高標金（願意支付的利息）的會員投得所有會費。通常標會發起人是為了籌集資金，會員則是為了儲蓄，標會是個平台及機制讓兩者得以互利雙贏。
- 2  
當時香港的入息中位數是一萬元。
- 3  
嬌姐入行時，即二〇〇〇年，政府的潔淨服務已經實行外判制。當時食環署外判投標評分制度的比重，七成是「價格」、三成是「技術」。而工人工資及工時在三成的「技術」部分中各佔百分之五，即是只佔整體評分的百分之一點五，相比佔七成的「價格」評分，投標公司自然不會注重工人工資及工時方面的待遇。政府外判化，私人公司自然也可以壓低薪酬。
- 4  
兩份分別在二〇一五及二〇一七年的調查指出，約八成多的外判合約清潔工人，僅支取最低工資水平的人工，比一般商場清潔工人平均時薪約三十八元更低。
- 5  
二〇一七年海麗邨清潔工罷工，在工會及勞工團體持續的壓力下，迫使政府改革了投標評分制。由二〇一九年四月一日開始，投標評分制當中「價格」與「技術」的因素比例，由以往的七三比至六四比不等，調整為五五比，並將工人工資的因素提升到百分之十二點五。
- 6  
街仔指私人大廈或商舖僱用／自僱的清潔工。

7

根據《僱員補償條例》第十五條規定，僱主在僱員遇到工傷意外或僱員患上該條例指明的職業病後，不論該意外或職業病是否引起任何支付補償的法律責任，僱主必須向勞工處處長呈報。可是，根據明愛勞動友善社區計劃與理工大學護理學系於二〇二四年五月一日聯合公佈的一份研究報告《勞動友善健康調查》，在四百六十三名受訪工友中，百分之二十一（九十四人）在過去十二個月曾因工受傷，當中百分之七十九（三百五十九人）沒有報工傷。再比較一份幾乎十年前的報告：根據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二〇一五年《政府外判清潔工人職業安全及健康狀況調查》，三百二十名受訪清潔工，五分一人曾因工作而受傷。在這五分一人當中，有六成人沒有向勞工處呈報工傷。可見情況並未改善。